

(德)林歌 著 周佳音 译



GEORGE LINDT
PROVINZGLÜCK

归乡思路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归乡思路

(德)林歌 著
周佳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归乡思路 / (德) 林歌著; 周佳音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80225-777-1

I. 归… II. ①林… ②周…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8089 号

Provinzglück

By George Lindt

Copyright © 2005 Ficher Taschenbuch Verlag in der S. Fischer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8-99916

归乡思路

(德) 林歌 著 周佳音 译

责任编辑: 梁 毅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设计 · 邱特聪 [yp2010@yahoo.cn]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8

字 数: 16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一版 2009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77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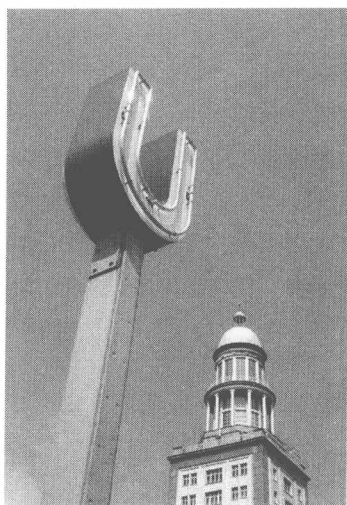
定 价: 2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25
第 三 章	53
第 四 章	79
第 五 章	113
第 六 章	131
第 七 章	157
第 八 章	177
第 九 章	199
第 十 章	231
第十一章	243

第一章



星期六早晨，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可以赖着不起床。我迷迷糊糊地醒过来，但是几乎没有力气睁开眼皮。十字窗棂直勾勾地瞪着我。我向窗外瞥眼望去，朦胧的晨曦已经勾勒出后院的轮廓。有几扇窗户透出来零零星星的亮光。不过，我只来得及听到对面有人打开收音机，眼睛就重新闭上了。

我低声问她：“你醒了吗？”可是没有人回答。

我翻过身去，被眼前光溜溜的小屁股逗笑了。清晨的阳光给它镀上了一层浪漫的光泽，几乎可以说是充满了诗情画意。卡塔琳娜夜里习惯在床上到处打游击。她躺下，进入梦乡以后，过不了多久就开始巡视四方了。这会儿，在我眼前的她看起来又仿佛刚刚跋山涉水归来，黑色的头发蓬松凌乱，T恤衫皱皱巴巴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她睡觉时这么不安分，是因为她在我身边感到不舒服。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发现任何改变的迹象。每个夜晚她都要四海云游一番。这么一来，夜里有时候她的拥抱几乎能把我勒死，可是不久之后她的胳膊又突然横陈在我的膝盖旁边。每天夜里她睡觉时走过的距离加在一起肯定有好几公里。第二天早晨吃早点的时候，她经常会给我讲夜里做过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梦，什么跟踪追击、枪战、抢劫银行、和怪物一起喝咖啡吃点心、深海探险时统计大白鲨的数量，她还频繁地梦到写课堂作业，而内容是从来

没有学过的知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和她在一起实在有些毛骨悚然。

我打算和她亲热一会儿，可惜这是一件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因为早晨起来她的体温总是像刚出炉的面包一般滚烫。从我身后遥远的地方传来一阵铃声，那应该不是闹钟的声音，因为我昨天晚上特意取消了闹钟的叫早功能。也许是门铃。谁会在这个时间来找我们呢？真无耻，我心中暗想。

“你去看看吗？”卡塔琳娜忽然低声地问我，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清晰话语吓了一跳。我生气地回答：“今天可是星期六！”

她被她自己的话给出卖了。估计她醒来比我早得多，而她无非是又想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游戏中战胜我。这是一种烦人的游戏，有时甚至还很伤人：谁第一个去卫生间，谁就不许回来，而是必须去做早点。这是不知何时我们俩达成的协议。不过，我今天既没有上厕所的迫切需求，也没有兴趣走到房门那儿去打开门，甚至连穿上衣服的欲望都没有。我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就在床上躺一辈子也不错。我趁机又翻身朝向另一边。

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也不清楚我是否又睡了一觉，总之我翻了一个身，随即看到她站得远远地，用她那双褐色的杏仁眼近乎于哀求地盯着我看。

“好吧，”我笑着说，“你赢啦！”

她朝我吐了吐舌头。于是，我第一个起床，准备利用

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做一顿早餐。我挖空心思四处搜罗，不过今天可以利用的材料实在有限，也就是说，无论如何都要去一趟面包店。

红头发的面包店师娘属于完全没有任何幽默感的那一类人。我走进店里，像往常一样高喊一声“早——安”，然后大声念出《图片报》^① 上一贯耸人听闻的大字标题：“我们都是教皇。”摆在柜台上的日报只有高高的一沓《图片报》。女店员不耐烦地瞪着我，我买了五个小圆面包和一块法式黄油牛角面包。她一声不吭地把我买的东西统统塞进袋子里，然后用恶毒的眼神送我出门。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俩之间的这种默契带给她不少乐趣，不过到目前为止她仍旧没有换过报纸。《图片报》就是她用来对付我的秘密武器。不过这也没什么。尽管如此，我仍然喜欢这家店。它有着被磨得色彩斑驳的漆布地板，用荧光记号笔着重勾勒出来的广告词，这些都让它看上去就像是一家以 80 年代为主题的博物馆。另外，面对我国众多面包连锁店的竞争，它艰难而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在这里只要花上八十欧分就可以买到一杯几乎绝迹的高水准过滤咖啡，可以选择加或者不加糖和牛奶，然后倒进正宗的瓷质咖啡杯里，当然也可以盛在纸杯里“带走”，这就是所谓“外卖咖啡”的雏形。

在回家的路上，我遇到了负责我们这个区的邮递员大

① 《图片报》为德国发行量极大的通俗报纸，迎合普通大众口味，以内容耸人听闻、大幅图片加大号字标题著称。——译者注。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妈。和往常一样，一个畏手畏脚的老男人跟在她身后，距离她有两步远。我开始还以为她在辅导新手，后来有一次我问她，一直在她身边跟班的这个人是谁。她用哆哆嗦嗦的声音告诉我：“不是，不是，他是我失业的老伴儿。邮政局总在不停地合并投递区。我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反正他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了，正好给我帮忙。我可不想落到去做内勤工作的下场。”

她向我打招呼，对我微笑，把一摞邮件直接放到我的手上。我在信箱里还找到两份报纸：一份是我们已经订阅多年的《日报》，而另一份是《南德意志报》，我和卡塔琳娜经常以免费试读的方式轮流订阅《南德意志报》、《法兰克福评论报》和《法兰克福汇报》这三种报纸^①。

面包已经从袋子里拿了出来，蜡烛也刚刚点上，正在这时，房门吱吱嘎嘎地被推开了。

卡塔琳娜顶着乱蓬蓬的头发，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笑嘻嘻地问她：“怎么样，昨天夜里你又去哪里云游了？”

她回答的时候情绪还有些低落。“去霍屯督岛了^②。”

“应该是在暴风骤雨里坐着邮轮去的吧？”我补上一句，然后拥抱了一下她。煮蛋计时器响了起来。我把装茶叶的小圆盒从茶壶里拿出来。卡塔琳娜利用这个机会，理

① 《日报》、《南德意志报》、《法兰克福评论报》和《法兰克福汇报》均为在德国全国发行的日报，各自代表持有不同政治态度的社会集团。

② 瑞典儿童名著《长袜子皮皮》里主人公皮皮的爸爸住在南太平洋一个名叫霍屯督的小岛上。

直气壮地把我最喜欢听的广播节目关掉了，改为播放她现在最喜欢听的歌，是“放荡”（Libertines）乐队的《卡蒂的所作所为》（*What Katie Did*）。我和卡塔琳娜都没有参加过舞蹈班，不过我们努力随着音乐来回晃动身体，像疯子似的扭来扭去，同时尽量注意不踏到对方的脚上。我们很高兴，两个人终于可以一起度过周六的时光了。公平起见，我必须承认，接下来播放的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亮眼睛”（Bright Eyes）乐队激情演奏的一首即兴蓝调《我生命中的第一天》（*First Day Of My Life*）。跳到最后，我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于是坐下来开始吃早餐。

从前我们在卡塔琳娜与他人合租的公寓里经常玩下面这个游戏：一个人放一首自己最喜欢的歌曲，但不让其他人知道是哪一首，只是事先告诉大家自己和那首曲子之间的渊源，然后我们一起听着歌曲，发疯似的跳着舞。一首歌曲结束之后，再放下一首。

和往常一样，卡塔琳娜只看报纸的文化版，偶尔也翻一翻政治新闻，剩下的版面则每次都会沿着高高的抛物线飞过厨房的上空。她把最新的电影评论读给我听，以便我们能够更容易地确定今天晚上看哪一部。自从我认识卡塔琳娜以来，她每星期至少看三次电影，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是纯粹出于职业原因”。她是摄影师，当然她也绝对是一个电影狂人。在她读报的时候，我替她往面包片上抹好了巧克力酱，希望这样能够让她的好心情保持下去。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我自己。虽然我们不去谈论我们俩之间的一

些默契的举动，但是我们一直在认真地遵循着这些规则。

“现在全国有超过五百万人失业。”卡塔琳娜说。

对此我没有什么好说的。那些人当中就有不少我们的朋友。

我忙着拆开各种信件，卡塔琳娜则一边继续读报，一边吃完了抹着巧克力酱的面包片之后，转向法式牛角面包。有一封信里面是电话费账单，金额相当高，另外还有两封有中奖机会的广告信。一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银行可以提供高达两万欧元的快速贷款。这让我相信，我还是有贷款信用的。可是医疗保险公司寄来的催缴保费警告信让我立刻又对我的贷款信用心生怀疑。有一封信来自一家与我和吉姆有过很多合作的唱片公司，我没有打开它，因为我担心他们否定了我们的新营销计划。我今天可没有时间去理会坏消息。

我问卡塔琳娜：“你的银行账户里还有多少钱？”

“不多了……大概也就四百欧元。”

“要是你替我付医疗保险费，我可以用我银行账户里的钱付房租和电话费。”

她面无表情地点点头，继续读报。

我们两个早就不执行 AA 制了，因为反正总有一天谁也分不清哪笔费用是怎么一回事。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不厌其烦地计算如何分摊每一笔费用，可是这么做通常会导致出现激烈的争吵，而最后得出来的结果无非只是差了几个欧元而已，反反复复的计算显得十分荒谬。

“我们也许还是结婚好，这样的话，保险费用会便宜

一些。”说罢，我立刻对自己这种毫不浪漫的建议感到羞愧。

卡塔琳娜放下报纸，我收获了一连串挖苦的眼神。

“明白了。我们还是向那家银行申请快速贷款吧，然后拿钱卷铺盖走人！就算是逃到霍屯督岛，我也没意见。”

“杨恩！才两万欧元！我们靠它能活多长时间？等有人准备贷给你二十万的时候，你再来问我吧。”

两个小面包和几条关于看哪部电影的建议过后，我开始阅读被卡塔琳娜扔到厨房地上的那几个报纸版面。随后轮到看报纸里夹带的广告了，这时卡塔琳娜突然放下报纸，久久地凝视着我。我也面带疑问地望着她。她把报纸放到一边，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发，问：“你怎么了？”

“能有什么事呢？”我一脸无辜地反问她的。

“你一直在琢磨什么吧？”

“没有。”我一边说，一边露出笑容。这么做是因为我撒谎的本领很差，用短短的一个“没有”就能够掩饰住这样一个弥天大谎，我觉得很有意思。

她也以笑容回报我，问：“我又打呼噜了？又被你录到了？”

“不是！我可是向你保证过，我再也不那样做了。”

一次和朋友们吃饭的时候，我提到了我当时正在制作的一个报导，是关于圈养在柏林动物园里的猛兽。我播放了一段录音，所有人都感到毛骨悚然，向我表示同情，随后我公布了录音的来源。我觉得那么做非常搞笑！其他人

也都有同感。卡塔琳娜起先和我们一起笑，然后却一连两天不跟我说话，因为她后来才意识到，那样的做法有多么过分。

她又重新拿起报纸。我找出另外一张 CD 唱片放进机器里，是“狂热”（Madness）乐队的，他们的音乐能给人带来好心情。卡塔琳娜一直观察着我，我尽量做到小心谨慎，但是她的目光最终仍然落到了唯一那一封没有打开的信上面。

“那是什么？”她指着那封没有打开的信，用模范小学教师一样的语气问我，并且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

“一封信！”我简单地回答了一句，然后重新将注意力转向音响。

卡塔琳娜恨不得看穿我的后背，改用家庭女教师的腔调问：“那是一封什么信？”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可是如果一个人对问题的答案感到恐惧，那么他应该怎样回答呢？

虽然只有几秒钟，但是无数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现：为了给博斯尼公司提供这份计划书，我和吉姆努力工作了好几个星期。在如今这个没有人购买 CD，只是自己复制或者从网上下载音乐的年代，我们力图寻找到一条出路，让音乐制品重新变得有吸引力，人人买得起。我们想到了一点，其实 CD 光盘不但薄而且非常结实，因此便于邮寄。圣诞节的时候，我经常把 CD 唱片精心包装一番，然后寄给亲友。有一次，我干脆在厚纸板上挖出一条缝，把 CD

唱片塞进去，把这个二合一的产品当做明信片寄走了。于是，我和吉姆找到一家印刷厂，试验了各种纸张和纸板，询问对方可否印制中间有圆形压槽的明信片，这样一来可以把 CD 光盘放到圆形压槽里，用透明塑料膜包装起来并且封紧。我们经过考虑认为，可以把 CD 光盘的贴面设计成类似明信片的样式。我们计划首先印制一种明信片，上面的图案是花里胡哨的一束花。至于 CD 唱片里的音乐，我们打算把希尔德加德·克内夫的动听老歌《为我下一阵红玫瑰雨》^① 的翻唱版本送给在柏林的各位音乐爱好者。制作这样的一张明信片成本低廉，在商店里它大概只卖四欧元。我们认为这一类跨界合作产品是巨大的市场缺口，而那些大型的唱片公司到目前为止没有设置过相关的部门，更没有配置过有资质的员工。通常，大公司完全不清楚它们拥有哪些音乐、电影、图片和书籍的版权，所以也想不到各个产品之间存在着怎样最合理的关系。

“杨恩？喂，杨恩，怎么了？”我听见卡塔琳娜在问我，但是我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想那些事情。

我害怕知道答案，也许这么说还是太委婉了。我和吉姆简直被吓得屁滚尿流！我们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做出来一项计划，面对他人的反应，却惊慌失措，我们害怕潜在的客户对我们的计划给出的评价。我们为自己能否生存下去而忧心忡忡。我们已经好几个月几乎没有什么生意了，

^① 希尔德加德·克内夫（Hildegard Knef 1925 - 2002）是德国著名的女演员、香颂歌手和作家，《为我下一阵红玫瑰雨》（*Für mich soll's rote Rosen regnen*）是其成名作之一。

这项计划就像是地平线上的一道微弱的曙光。

“杨恩——你倒是和我说话呀！”卡塔琳娜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是我的思绪继续在脑海中盘旋。

目前这种局面对吉姆来说比对我而言更加糟糕，因为他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两个孩子。自从我们创办了我们的“理想家”代理公司以来，出于良心不安，我常常少给自己一些工资，多给他一些。否则，他就很难凑齐房租和幼儿园的托儿费。

我和吉姆一如既往地我们的小公司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们有无数的创意，同样也有很多的希望，不过绝对没有任何资金。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间德国唱片工业每况愈下，而我们坚信自己有合适的创意，并且走在通往CD唱片新型销售市场的正确道路上，但是我们得到的业务永远比预想的少。我们竭尽全力，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能够稳定下来，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然而现在我们走进了一个死角。我们对自己的剥削利用已经发展到了损害自己的境地，并且留下了明显的后遗症。我们只是过于懦弱，不敢公开说出来罢了，可是我们两个人心里都清楚，如果现在不能立刻得到一笔大单，我们就必须关掉代理公司。

“杨恩！”卡塔琳娜冲我高声大喊，同时推了我一下，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对她如实相告。

“我怕这封信！”

为了避开她，我从充电器上拿起手机。我刚刚开机，

铃声便响了起来。那声音就像是学校里的课间休息铃声一样令人感到如释重负，它绝对是绕开拆信这个话题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杨恩，你是不是不愿意告诉我，你究竟怎么了？”

“一会儿再说。”我说罢，赶紧接电话。

“终于打通了，你这家伙，我整整一个早晨都在试着给你打电话。”吉姆抱怨道。

“喂，今天是星期六，卡塔琳娜休息，多睡一会儿总可以吧。”

“就算我没说过，你这家伙，你取信了吗？”

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才好。在一瞬间我甚至想告诉他：一家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银行愿意借给我两万欧元，今后几个月我们可以靠它临时克服一下资金困难。不过最终我还是说：“没取！”

“那就劳您大驾去看一下信箱，杨恩。看完之后再给我回电话！”吉姆在电话的另一端激动地喊道。

我困惑地问：“究竟出什么事了？”可是他已经把电话挂断了。

“是谁打来的？”卡塔琳娜问。

我简短地说了一句“是吉姆”，又坐回到厨房餐桌前，用手指小心地触摸着信封。

卡塔琳娜说：“给我！事情应该不会那么严重！”她拿起信，把它撕开，然后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成绩不好的小学生，刚刚收到了学校寄来的警告信。不过她看完信以后笑了起来，兴高采烈地吻着我。我有些